

## 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巴西狂歡節 卅七.

回到家，已經是凌晨一點半。我心中矛盾不已，又想立刻見到凱洛琳，又希望再也不要見到她了。我怕一旦見到她，理性就會被私慾吞噬，而最值得我自豪的自制力，由此就化為縷縷輕煙。從下了車開始，心中就開始打鼓，越走近危樓，我的心就跳得越快。仿若有一個無助的靈魂，在深鎖的地牢中哀告著：「我只希望與她告別！只希望見她一面！」

我的意志還沒有決定，而兩腿已經三步併成兩步，衝上了狹窄的樓梯。我感覺到樓梯劇烈的晃動，也感到自己的心臟，要從口中逃出來。

她還沒睡！房中坐了六個嬉皮，都已進入大麻的幻境。沙爾索儼然像個土皇帝似地盤坐在他的地鋪上，這些人準又是他招來的朋友。

凱洛琳也在這裡，呆呆地望著蠟燭出神。我走到她面前，問道：「妳也抽了？」

她懶懶地搖搖頭，我很感動，她守著對我的諾言。我便靠著她，也坐了下去。

東尼他們也一個個地進來了，看到這景象，見怪不怪，各自去洗澡準備休息了。

幸而這些嬉皮在這裡，凱洛琳才沒有睡，否則我不可能搖醒她。但若這些人一直坐到天亮，豈不更糟？我決定等到大家都睡了，便把他們統統趕走。

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，四處都靜下來了，東尼的鼾聲已清晰可聞。又過了一會，我覺得該開始行動了，便叫著：「沙爾索！」

「嗯！」他由夢裡歸來。

「你們打算坐到什麼時候？」

沙爾索傻笑著說：「到什麼時候啊？」

一個留著「黑色權威」蓬頭的小子，吮吸著手指，也跟著傻笑：「什麼時候啊？」

我耐著性子問：「他們不回家嗎？」

沙爾索覺得有趣，搖搖另一個小子說：「你們不回家嗎？」

那小子笑了，說：「什麼家啊？」

沙爾索的笑容僵住了，過了好一會，才喃喃自語：「家……」

我不禁可憐起他們來了，自知這樣太殘忍，他們已經無家可歸，我竟然要把他們趕到露天的街頭！但是，我該怎麼辦呢？人生僅做這一次虧心事，以後絕不再犯了！今夜將是我與凱洛琳相處的最後一夜，難道我就不能為自己爭取嗎？

「我要睡覺，明早還有事。」我腦中還在想，口中已經下逐客令了。

沙爾索似未聽見，那蓬頭小子還在嘻嘻傻笑。我回頭看看凱洛琳，她歪過頭去，斜靠著牆，彷彿生著誰的氣，又似疲倦不堪。

我膽子更大了，爬起來，到沙爾索面前，使勁搖著他的肩膀。他似醒未醒，一顆頭就像一團線球，在頸子上來回地晃著。

我對著他的耳朵說：「我要睡覺了！」

他楞楞地說：「你睡吧！」

「叫我睡哪裡？」

我狠命地搖他，漸漸地，他明白了些。他揉揉眼，推醒身邊的小子，說：「你們走吧！」

那小子更糊塗，說：「好！再見！」

沙爾索拍他一把，說：「你們該走了！」

「去哪裡？」

沙爾索想了一會，說：「你們從哪兒來的？」

「從昨天來的。」

沙爾索也無可奈何，站起來，把那些木人一個個搖醒，口中喃喃地唸著：「走吧！到馬路上過夜去！」

搖起一個，又坐倒了另一個。沙爾索自己也糊塗塗塗的，竟去拉凱洛琳。鬧得一屋子人搖搖晃晃，都在夢遊。好不容易都站起來，又都站著不動了。

他們每人隨身都帶著一個小包，裡面裝著所有的財產衣物。逐漸清醒過來後，每個人都東摸摸西弄弄地整理著那些包包，準備離開。

那個蓬頭小子，是個十五、六歲的小孩。他褲腳裂了一條大縫，裡面穿著一條褪了色的紅條線褲，上身卻只有一件印花汗衫。他輕手輕腳地在身上亂摸，口中說著：「我的呢？」

沙爾索正四處照顧朋友，聽了他的話，過來問他：「你的什麼？」

那孩子滿臉的迷茫：「我的……」

他把一只口袋翻過來，裡面空空如也，他卻還不住地搜尋。沙爾索便掏出另一只口袋，竟是個無底洞。

這孩子面目頗為清秀，稚氣未脫，臉上長了不少雀斑。沙爾索把他所有的口袋都翻了出來，在破破爛爛的藍牛仔褲上，吊著四隻白色口袋。他依然口含著手指，眼睛直直地看著前方，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。

凱洛琳一直同情地望著他，這時間他說：「你是不是在找一個皮夾？」

沙爾索搜了半天，也摸不著頭腦，跟著問：「找皮夾？」

這孩子想一想，說：「媽媽的信。」

凱洛琳爬起來，走出屋去。不久，拿了個皮夾子進來，遞給他說：「是不是這個？」

孩子收了皮夾，還在說：「媽媽的信。」

凱洛琳熱心的說：「是不是在皮夾裡？」

他想想，抽出放在口中的手指，蹲下去，把皮夾中的東西都抖了出來。裡頭是一些皺亂的紙片、貝殼，還有零星的鎊幣。他輕輕地摸弄著，不知在做什麼。

凱洛琳也蹲了下去，把蠟燭移到面前，將他那些紙片鋪開。終於他拿起一張，看了又看，摺好，再慢慢地放進皮夾中。

凱洛琳無比憐愛地看著他，輕輕撫摩著他蓬鬆的捲髮，幫他把翻出來的口袋塞進去。都弄妥當了，又發覺他的上衣拖了一半在外面。也難怪，他的牛仔褲上沒有皮帶。凱洛琳搖搖頭，找了根繩子來，幫他繫上。

這一頓忙亂看來還要好一陣子，我一身是沙，正好趁機去洗個澡。終於，這一刻要到來了。我說過要吻她，吻了之後，下一步先不要想，想下去會令人心慌。

記得艾洛伊莎曾對我說：「你不懂愛，如果你真愛我，就應該佔有我！」是的，佔有是雙方的，今夜我就要佔有我的愛！

匆匆忙忙地刷了牙，還吞了好幾口牙膏沫，再也耐不住，頭髮還是濕淋淋的，我便趕回房去。

在近大門口的走道上，沙爾索的朋友黑壓壓的又坐了一地，他們一個個早進入了涅槃境界。我大不高興，但再一想，做人不要太過分，趕他們出去已不應該，在走廊坐坐又有何妨？

轉進房門，一剎之間，我驚得目瞪口呆！那個蓬頭小子，那個乳臭未乾，連媽媽的信都找不到的小子，竟然擁著凱洛琳。兩個人沉醉地靠在門上，正相互愛撫著！宛如冰水淋頭，我實在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！

我手足冰冷，顫抖著，大步跨進房中，把盥具重重地摔在地上。血液中激盪著憤怒的火種，我的拳頭躍躍欲動，可是另外一個聲音卻在說：「這是為什麼？你有權利嗎？就算有，你能改變什麼？冷靜些，對她多瞭解一點！這不是人生的一部分嗎？」

我的這一陣騷動，絲毫沒有驚擾他們的美夢。她斜靠著門，頭埋在他的左肩上，一隻手無力地下垂，另一隻手則搭在他的右肩。那孩子雙臂環抱著她，吻著她的頸項。她微微地顫抖，陶醉地仰起頭，緊閉著眼睛，左手輕輕地在他的捲髮上來回移動。

他們的動作緩慢無比，我不知在地獄中煎熬了幾個世紀，失望與憤怒交迸，情感與理智在作殊死戰爭。我一再告訴自己，她是在安慰一個孤苦孩子的心靈，她具有這樣偉大的情操，我怎能只顧自己的私慾？

突然，他蠕動了一下，下身緊緊地貼到她身上。而她欲拒還迎，卻把雙手抽回，環抱在胸前。我再也無法自制了，一陣氣血翻湧，我跳了起來，衝上前去。

我看見自己粗暴地抓住那孩子的捲髮，顫抖著低吼：「給我出去！」